

奮進叢書

明光與暗黑

甄力著

奮進出版社

1933

目 錄

自序

生與死

走向光明的世界

沒落期間

自序

因了自己的大胆，劇本是一個一個地寫出來了。最近，因出國在即，朋友們又加以催促，於是，我就把最初所寫的三個獨幕劇——沒落期間，生與死，走向光明的世界——結攏來，編成了這一本「黑暗與光明」。

這三個劇本，一般地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寫出的，所以非常幼稚和淺薄。然而，爲了留一點過去創作的紀念，我終於又大胆地把牠付印了。

在作品的創作上，以及本書的出版上，朋友張月如，李熾庭，張鐵生，郭怡蓀諸兄，曾給我以不少的鼓勵和幫助，林呈才兄又給我繪了這樣好看的一個封面，這我是應該特別感激他們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甄乃力記於北平。

自序

生

與

死

生與死

(獨幕劇)

人物：

婦人——三十八歲。

女兒——十五歲。

後夫——四十多歲，鄉村的醫生。

前夫——參加內戰受過腦傷的退伍軍人，四十歲。

王四——飯館的掌櫃。三十五歲。

時間：

現代。

地點：

北方的一個農村。

生與死

生與死

二

佈景：

農村裏的一個小飯館。正面有一門，通大街，門上掛一竹簾，左側有一門，通廚房。室內有方桌兩張，一在左，一在右。又有小檯數條。桌上各置茶壺茶杯。是初秋的上半，幕啟時，王四坐於左桌旁，向正面的門口探望着。

王四

（起立，微笑，向門外招呼）慳來啦，王先生。請進來喝碗茶吧。

（後夫，婦人及女兒先後從正門入。）

後夫

天氣還是這樣熱！

王四

那是因爲你走路的原故，王先生，幹麼不坐個轎兒，騎個驢兒什麼的。——

請都坐下休息一會兒，喝點茶吧。

（後夫與婦人走向右桌，對面坐下，女兒坐其母旁。）

女兒

（生氣地）一坐下來，就又走不了啦。

後夫

真熱得可以。

王四（走近右桌）來壺龍井，還是香片？都是剛才從城裡捎來的，新鮮的很，味兒也不錯。

後夫 還是來一壺香片吧！

王四 是。（從左門下）

婦人 今天的人也真多，一羣一羣的！

後夫 隔三年才有一次，人自然不會少了的。

女兒 這兒離白馬寺還有多末遠呢？

後夫 祇剩三里路了。

婦人 不遠了，再走一段就到。

女兒 那末，咱們快走吧！

後夫 幹麼老是性急呀！

（女兒起立，走向正門口，向外眺望。）

生 與 死

生與死

四

婦人（笑）你看，她總是坐不住！

女兒 瞧！別人都腳也不停的走，又走得那末快；咱們走得這樣慢，還又要打這兒息起來，哼！

（王四提着水壺上，走到右桌旁，給她們沏上茶。）

後夫 來一盒大嬰孩烟！

王四 是。（提水壺下）

婦人 怎麼就他一個人？他不是還有一個孩子嗎？

後夫 他的孩子，大概有事出去了。

（王四拿香烟與洋火上，遞給後夫）

王四 你們今天是要一塊兒到白馬寺去趕廟會吧？

後夫 是的。（劃洋火抽烟）

王四 那你們喝過茶，吃點東西，再去也不晚。熱鬧玩意兒都是在下午才有的。

婦人（向女兒）小娟，你站在那兒又有什麼看頭？快來喝點水吧！

女兒有什麼看頭？啊，人真多，今天一定熱鬧的很呢！（仍回婦人身旁坐下，喝茶。）

王四 是的，今天人真多。有的是到白馬寺去趕廟會，打這兒路過的；有的是在這兒等着看什麼民衆自動抗日軍的。

後夫 什麼？民衆自動——

王四 民衆自動抗日軍！聽說是從南路開來的，今天要打這兒經過。他們要去打日本呢！

後夫 前線上有多少萬兵都還不打，這開去又有什麼用呀！

王四 那是官兵，這是民衆自動抗日軍，不一樣呢。這是老百姓自己幹起來的。

婦人 怎麼？你們又說起什麼大兵來啦？我一提大兵就害頭痛！想起那年，小娟的爸爸叫大兵抓去的時候，——

生 與 死

五

生與死

六

女兒 媽媽，我要到外邊去等着看抗日軍！我不想喝水了。（起立欲走）

婦人 你不要出去，要是大兵來了，怎麼辦？你不害怕嗎？你的爸爸是大兵抓去的呵！

王四 不要緊。這是老百姓自己幹起來的。

女兒 我要出去到那邊樹蔭下去等着看，你們走的時候叫我一聲就是啦。

婦人 可千萬不要走遠呀！

女兒 （走向正門，稍停）不遠，就在那兒（手指門外），一叫就可以聽得見。（從正門出去）

婦人 千萬不要早遠呵！

後夫 這孩子總是坐不穩，如今的孩子真和從前不一樣啦。

王四 小娟還念書吧？

後夫 念過幾年就是啦。

王四 那就怪不得了。如今的女孩子，一念了書，家裡可就關不住啦，不是嗎？

後夫 是的。

婦人 從前，像我們小的時候，那真和現在不一樣哪。

王四 從前是纏着小足，現在是放成天足；從前是拖着大辮，現在是剪成短髮。從前和現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了。你要是再進城裡去看看，城裡和鄉下，那才更其不一樣呢。

婦人 哦！這年頭，什麼都變了，別的不說，連安靜的日子都不能過，今天也打，明天也鬧，自己鬧不完啦，還又插進個什麼日本來，也不知真要鬧到什麼時候才有個終了？

王四 真的，王先生，這幾天怎麼樣？聽說日本兵佔了東三省，要佔北京啦！您不是常常看報嗎？報上到底怎麼說？

後夫 報上說，日本佔了東三省，又要攻打熱河，進佔北京了！

生 與 死

王四 咱們的軍隊呢，還是個「不抵抗」？

後夫 可不是嗎！日本往進打，他們就往後退。

王四 他們就會自己打自己？真他媽的洩氣！

後夫 內戰的時候，他們真有勁，一和日本打，不是說中國這不行，就是說那不成

，反正是抱定主義不抵抗！——

婦人 聽說一打日本，就又要按門抽兵，真的嗎？

後夫 這怕現在還談不到吧。不過報上有時候也說要「徵兵」什麼的，那只是說說

罷了。中國的事，都糟在這個上邊：「祇說不做」，「口是心非」！他們

真懇打日本，我還願意到前線去醫護傷兵呢。——就可惜我對於西醫是門外漢！

王四 西醫和中醫，有什麼不同？

後夫 那不同可大着啦。西醫是外科，中醫是內科，——哦！怎麼回事？喝了點水

，肚子有些餓了，（向其妻）咱們吃點什麼東西吧？

婦人 也好。

後夫 王四，給咱們來點什麼吃的吧？

王四 來幾碗麪？還是炒幾盤餅子？王先生！

後夫 先來三盤炒餅吧。要鷄子兒炒的。

王四 是。（走向左門，忽停步，）鷄子兒沒有啦，讓我現在就去買幾個來。（從

正門下）

婦人 真的，今天又要過兵嗎？我真有些害怕！

後夫 你放心！現在不是從前，再說，這又是老百姓自己組織起來的，有什麼可

怕？

婦人 （回想地）想起那個時候——那是一個可怕的早晨！——我再也不會忘掉的，永遠不會忘掉的！……那時候，那是十幾年以前了，我正在家裏坐着，小

生與死

娟正在我的懷裏吃奶，忽然聽說他——小娟的爸爸——讓大兵給抓去了，抓去了！……

後夫 這你說過多少次啦。

婦人 我不能不說！我一想起來就不能不說！你想：好好兒的一個人，叫大兵抓去，又是抓去當兵的，你願意嗎？誰也不願意！就算他長得粗大結實吧，可是也總不情願當兵呵！他走的時候，是哭着走的，是哭着走的！是大兵在後頭拿着槍桿兒迫着他走的！他走了，留下我和小娟。小娟那時候才不過兩歲！還有兩位老人：翁翁和婆婆。那時我們全家人都哭得死去活來！可是，唉……他走了。（傷感地）誰知道，他這一走，就再也……再也不回來了呢？

後夫 不要再提你那些傷心的往事了。

婦人 他死了，有人親眼見他死在戰場上的。……天呀，多末殘酷！他會死在戰場上！人死了，屍身也不知道埋在那兒，唉……

後夫 過去的已經過去，不必再提啦。

婦人 不過想起從前來，總是不能不傷心的，況且他待我又是那末好！

後夫 我待你怎麼樣呢？

婦人 也很好。

後夫 （得意地）我覺着我待你真也不壞，幾年來，我們不是過得很快活嗎。就是小娟吧，我也總是當她親生女看待，而且也真喜歡她，她不是也過得很樂意嗎？整天像一個鳥兒似的跳着，玩着！

婦人 真像一個鳥兒似的，總想往外飛。——啊，也不知道她到底吃東西不？

後夫 待會兒，飯來了，叫她一聲就是。

（前夫從正門入）

婦人 那孩子就是玩皮點，可是，咱們有她更快活，不是？

（後夫看見前夫進來，因王四不在，故代爲招呼）

生 與 死

後夫 先生，伙計出去啦，請坐下等一會兒吧，他大概就快回來的。

前夫 好吧。

（婦人向進來的前夫望着，前夫不大理會地走向左桌旁，坐於櫈子上。）

前夫 （感慨地自語着）唉，什麼都變了。（向四壁環望）連這一所房子的樣式也變了。哦，年長了。太年長了。已經十多年啦。（取出紙烟來，劃着洋火，抽着烟）

（婦人驚奇地向前夫長時地望着聽着，前夫和婦人的視線相遇時，前夫現出非常驚奇的神氣。隨即轉眼望住後夫，面現酸苦色。）

後夫 （看出前夫心中有事，招呼。）先生，貴姓？

前夫 （回答）姓張！請教——

後夫 姓王。看先生的樣子，好像不是本地人，可是，聽先生的口氣，似乎是從前曾經在這兒待過，先生，我猜得對嗎？

前夫 對。十多年前，我曾經到過這裡。先生，你既問到我，那末我正好趁便打聽

一下，從前，此地有一個姓張的，名字叫張抗夫。——

後夫 是的，有一位張抗夫的，可是早已死去了。你認識他嗎，先生。

前夫 是的，他……他是我的一個朋友。

婦人（驚奇地）你是他的一個朋友？先生！

前夫 是的，我是想問一下，他的家庭現在怎麼樣？就是說，他的父母，……

都還好嗎？

後夫 唉！再也不用提了。他的父母自從他走後就一病不起，趕他的死信傳來，就都

先後給死亡了。

前夫 噢！父母……都已死去！……那末，他的妻女呢？

後夫 說起來怪傷慘的。他的女人，自從翁婆死後，家裏窮得坐上鍋沒有米下，後

來，沒有法子，就嫁了我，成了我的女人了。（指婦人）這一位就是。

生與死

前夫 就是這一位？（呆望婦人，半晌無語。）

婦人（苦痛地）先生，怎麼……您也姓張？

前夫（力辯地）我不是張王李趙的「張」，是文章的「章」，太太。

婦人 怎麼……你的樣子，倒很像……很像我的丈夫呢？

前夫 別太開玩笑，太太。這位不就是你的丈夫嗎？我們一點也不像，你怎麼——

婦人 我是說，你很像……很像我從前的丈夫呢。

前夫 這更笑話了。

婦人 要不是我知道我從前的丈夫早已死去的話，先生，我簡直就會把你認做是他呢。

後夫 怎麼，你前夫的像貌就和這一位先生一樣？

前夫 人的像貌，有時候也會彷彿。

婦人 不，先生，不是彷彿，簡直是一樣呢。不祇是你的像貌，你的態度，和我的

前夫一樣，就是你說話的聲音，你笑的樣子，都和我的前夫一樣。——真奇怪！你的一切，都太像他了。不，不是相像，簡直就是完全一樣呢。

前夫 兩個人完全相像的事，世界上也不是沒有。

婦人 可總是太少了。

前夫 少也總是有的。

婦人 真奇怪！我活了一輩子，這還是頭一次見！兩個人完全一樣。要不是這一次自己親眼看見，簡直就不會相信世界上能有這樣希奇的事！

後夫 真是難有的奇事！

前夫 得確不多有。

婦人 先生，你既是我前夫的朋友，那末你可知道他是怎麼死去的？

前夫 這我可不是很清楚。祇知道是死了。

婦人 他是被一羣大兵抓去，死在戰場上的呵！

生與死

生與死

一六

前夫 真是不幸的很！

婦人

那是在十幾年前的一个早晨，就在這個村子裡，大兵把他抓去的。那時候，他很年青，我也很年青，我們的感情也很好。全家都處得很和氣。可是誰想到，……誰想到他竟然叫大兵抓去——抓去當了兵？一直死到戰場，再也沒有回來，再也不能回來了呢？……唉！那樣好的人，會死到戰場上，世界上還有什麼天理呢？……你想他一走，再一死，我們的家庭就算毀了！爺爺，婆婆，都是上了年紀的人，那兒經得起這樣大的痛苦，那兒受得了這樣大的打擊？年青的走了，死了，兩個老人家也都愁倒病倒了……可憐我那時，又要服侍兩位老人，又要照看小孩，每天都在過着流淚的生活。……到後來，兩位老人一死，同族的人對我的態度也變了，他們每天都在計算陷害我，自己又窮得沒有辦法，這才又嫁了別人。唉！你是他的朋友，我也不怕你笑話，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才嫁人呀！

前夫 其實，這也是正當辦法，人不能硬等着餓死呵！

婦人（忽然想起地）先生，你既然是他的朋友，那末你願意見見我的女兒嗎？他

爸爸被大兵抓去的時候，她才不過是兩歲光景的小孩。

後夫 現在已經是十五六歲的姑娘了。

前夫 想不到今天會——（急忙改轉口氣）那末，她也在這兒嗎？

婦人 是的，我們三個人，是一塊兒從南山村來的。她是剛才出去瞧——（向前夫）瞧什麼來着？

後夫 她是出去等着看民衆自動抗日軍的。

婦人 對啦，我總是弄不清楚。——先生，你要是願意見她的話，我就去叫她一聲。

前夫 可是，她……她願意見我麼？

婦人 那還有什麼不願意？你是她爸爸的朋友呢！——讓我去叫她來。（從正門下

生與死

，在外叫「小娟，小娟」。

前夫 她，……她也有點像她的爸爸嗎？

後夫 我正要想說，她也很有點像你呢！

前夫 也像我？這……這更奇怪了。可是，剛才你們說什麼民衆抗日軍來着？

後夫 聽說，今天有隊民衆自動抗日軍從南路開來，要到前線上去打日本呢。

前夫 民衆抗日軍？那末，這真是民衆自己組織的嗎？

後夫 大概是。

前夫 民衆自己起來抗日，這要好得多呢。——是的，好得多！

（王四拿鷄子從正門入。）

王四 想不到我會耽擱這樣長的工夫吧？（看見前夫，向前夫）先生，對不起，讓

您多等啦。（細看前夫，忽現驚喜色，）先生，您不就是張……張——

前夫 （湊眉，搖頭，暗咀王四往出說 快來壺茶吧？——茶要龍井！

孔四（莫明其妙地）是。（進左門）

前夫 讓我進去看看有什麼可吃的東西。（也跟着進了左門）

（舞台靜默一會，前夫從左門出來，仍坐原處向外望。）

後夫 剛才，好像王四也認識你？

前夫 他也認錯了。

王四（提水壺從左門出來，給前夫沏上茶，又給後夫添上水）王先生，對不起！今天適過我的孩子有事到城裡去了，祇剩我一個人，顧了東，顧不了西，飯要來遲一會兒，因為餅子還得現做，請不要生氣。

後夫 快去弄飯吧，幹麼客氣起來？

王四 是。（仍入左門）

（婦人與女兒上）

婦人（指前夫）這位是章先生。

生與死

〔女兒向前夫鞠躬，前夫點頭還禮，惟態度極不自然。〕

婦人

〔指女兒〕這是我的女兒小娟。——〔向女兒〕章先生和你的親生爸爸一模一樣。是你爸爸的朋友。你沒有見過你的爸爸，那你就多看看章先生吧，章先生和你的爸爸，簡直沒有兩樣！

後夫

並且，章先生和小娟的像貌也有些兒彷彿呢。

婦人

真的，也有些兒彷彿。

前夫

〔不知從何處說起似地〕小姐還念書吧？

女兒

念過幾年書，可是，最近沒有上學。——章先生，既是我爸爸的朋友，不知

府上是——

前夫

我……我不是此地人，我是……我是東鄉人。

女兒

東鄉離這兒有多末遠呢？

前夫

離這兒……離這兒很遠……很遠呢。

女兒 章先生從前一定到這兒來過吧？

前夫 是的。

女兒 什麼時候呢？

前夫 十幾年前了。

女兒 那時候，我的爸爸呢，還在這兒？

前夫 是的。

後夫 （向婦人）你瞧，小娟的話，不是一句也不說，就是說起來了沒有完。（向前夫）——這孩子就是這樣一種脾氣！

婦人 說起什麼來，她總是尋根追原，問個不了。章先生，這也是跟了她爸爸的性情了。

前夫 本來應該如此，這正是小姐的聰明處。

女兒 你和我的爸爸，是打什麼時候認識的呢？

生與死

前夫 也是——也在十幾年前了。

女兒 爸爸是叫大兵抓去，死在陣前的。爸爸走的時候，我才兩歲，什麼也不知道。

這時候更想不起來，也不知道爸爸到底是什麼模樣的一個人。媽媽說，爸

爸很像你，章先生，真是嗎？

前夫 是的，我們朋友兩個的模樣兒差不多，簡直就像雙生子呢。

女兒 那末，你們的感情一定也很好，不是？

前夫 當然了。

女兒 媽媽到現在都忘不了爸爸。她說爸爸的爲人很好，待媽媽也好，對我也好，是世界上少有的好人。就是在現在，媽媽一想起來，也總要流眼淚，前天說起爸爸的死來，媽媽還又哭了一頓呢。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爸爸是什麼模樣，是怎樣一個人，我都不知道，就只聽媽媽告訴我的話，有時候，我陪着媽媽流眼淚，有時候，我自己也偷偷地哭過。……唉！假如爸爸還活着的時

候，不知又是什麼情形呵！（傷感起來）

婦人

（更其傷感地）唉！……

前夫

（滿眼含淚地）死了！死了？一死，便什麼都完了。父母……妻女……家庭……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下淚，稍停，沉痛悲憤地）爲什麼？因爲內戰！可恨的軍閥們！他們爲了爭權奪利，強佔地盤，把無辜的老百姓抓去，把窮得沒有法子的人拉去，給他們拚命，供他們犧牲，有的死了，有的傷了，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家庭，到頭來只是讓那般野心家享福，開心，啊，真正可恨，真正可恨呵！……

（大家都沈在悲憤的空氣裡，女兒呆呆地望着前夫，含着淚，婦人悲哀地暗泣着。）

後夫
得確可恨呵！

前夫
（悲憤之餘，忽然想起來似地）可是，（向女兒）假如他現在能够回來——

生與死

後夫 已經死去的人還怎麼能够回來呢？

前夫 我是說，假如他能够活到現在——當然不可能的！……可是，（向女兒）孩子，你會喜歡他嗎？

女兒 當然喜歡的。媽媽說，爸爸是世界上頭等好人，——可是，唉！爸爸能夠復活回來嗎？

前夫 復活回來？咳！這是不可能的，孩子。走去的人有時候還會回來，死去的人，却怎麼也不會活來了。

女兒 誰說不是？而且，爸爸死得太早了，我連想都想不到。

前夫 你也常常想念他嗎？

女兒 想的——可是總覺着無從想起似的。

前夫 是的，日久漸疏，年久漸忘，而且他走的時候，你又很小，現在自然是想也無從想起的。你想：已經十幾年工夫啦，你今年也已經十五歲了。——孩子

，一個人往大裏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虧你有這樣好的一位母親！（指婦人），又過了這樣好的一位父親（指後夫），現在你們全家的生活都很快樂，都很幸福，不是？（向三人環視一下）

女兒 過得去就是了。

婦人 平平靜靜的，總還沒有發生過什麼波折吧。——就是這捐那稅弄得沒有辦法！
後夫 能夠和氣地過日子，也就算幸福了。

（舞台後方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衆團結起來」的大隊人羣的喊聲傳入。他們都驚異起來）

前夫 （聽見喊聲）這是什麼聲音？

女兒 大概是抗日軍吧——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衆團結起來」！一定是民衆抗日軍，走，咱們出去瞧吧！走向正門，瞧，來了！媽媽，快看來了，人真多！我要出去看去。（從正門出）

生與死

生與死

二六

（前夫與後夫齊向門外望）

婦人 我不願意看牠，我害頭痛！（低頭坐原處不動）

後夫 真的來了，那末多人，都是老百姓樣兒的！沒有槍，都背着大刀……

（羣衆的喊聲越近越響）

前夫 都是老百姓……好！（回頭望低頭沈思的婦人，含淚地）現在，我要走了，太太，再會！

婦人（很快地抬起頭來，大吃一驚。）怎麼現在要走？

後夫 先生，這時候你要走向那兒去呢？

前夫（堅決地），沒有別的，拚命！（頭也不回地迅速地直向正門跑出去）

後夫 這個人不是瘋了吧？

婦人（迅速地跑到門口向外望，真奇怪！他怎麼說走就走？他剛才和我說「再會」的時候，滿眼都是淚，可是又好像很生氣似的，說一個「拚命」就往外跑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不是去和那一羣人拚命吧？

後夫 我也奇怪！他連一句話也不肯多說，好像他真要跟誰拚命似的，你瞧，糟了，他向大隊衝去了！

婦人 他真要和他們拚命麼，爲什麼？

後夫 不對，他不是拚命，他向他們點頭呢……，他向他們說話呢……，現在你瞧，他也加入大隊了……，他和他們一塊兒走着，一塊兒喊着了……啊，現在我明白了，他一定是要和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去了。想不到這個人倒是這樣勇敢，真可佩服！真是好漢！

（舞台後方喊聲漸漸微）

婦人 這是怎麼回事？十幾年前，小娟的爸爸被大兵抓去，是哭着走的，可是今天他却加入了這一羣，他還和大家一齊喊着……，不知怎的，我總覺着很難過，我簡直想哭出來，他這一去，不也是要被人家打死——也是要死到戰場上嗎

生 與 死

生與死

二八

？（走回原處坐下。）

後夫 你說什麼話也肯和從前連起來，所以一說起來就要難過，你還是先把從前忘了吧。

（王四端飯從左門出來）

王四 王先生，飯來的太遲了，真對不住！（送至右棹上）——哦，那一位客人呢？

後夫 走了！

王四 走啦？（看茶）茶也沒有喝？

後夫 話也沒有多說就走了！

王四 那末，他走到那兒去了？他沒有說麼？

後夫 他說要「拚命」去，他已經加入剛才過來的民衆自動抗日軍，一定是和日本人拚命去了？

王四 剛才喊着的就是民衆抗日軍？我又誤過啦，唉！攢到那個小房子裡什麼也不

容易聽清楚，又因為正弄着飯，竟然給誤了看，可惜！可惜！（向外望）啊！已經走遠啦。——小姐呢？

後夫 她還在外邊，你去叫她一下！叫她回來吃飯！

王四 是。（從正門下）

後夫 快吃吧，飯涼了。

婦人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吃。

後夫 你看，你又是這樣自行苦惱。

（王四與女兒同上）

王四 我一出去，正碰上小姐往回走！

女兒 媽媽，那位章先生，我看見他加入民衆抗日軍，跟着大隊走了，他真勇敢！

我真喜歡那樣勇敢的人！

後夫 你快坐下吃點東西吧。

生 與 死

女兒 我看得太過興奮了，那樣一羣人，排着隊，背着刀，喊着口號，真有勁兒！

我也很想跟着大隊去打日本呢。可惜裏邊連一個女孩子也沒有。（坐婦人身旁）媽媽，你又怎麼啦？

婦人 我難過的很，你不要多說，讓我靜一會兒。

女兒 我一點兒東西也不想吃。——我也不想去趕廟會了。現在我心裏就想着一個抗日！

後夫 你們都不吃，那末這飯又該怎麼辦呢？（開始吃飯）

女兒 你自己吃呀！——我看我也總得當幾天女兵！

王四 聽說現在真有女兵呢！王先生，這也在報上登過，是不是？

後夫 你不要盡跟她說這一套，不說還不行呢，再說就叫「沒辦法」。

王四 小姐，剛才那位章先生的像貌和你很有點相仿呢。

女兒 真的麼？那很好！並且，我還願意和他一樣去「抗日」呢！

〔舞台後方有人喊「王四取信來」〕

王四 有信？好，等一下，我就去。（從正門下）

女兒 老百姓們自己組織起來去打日本，真是再好不過了！
後夫 什麼時候，咱們這兒的人們也能組織起來就更好啦。

（王四拿信上）

王四 （自念）張……張小娟……

女兒 什麼？張小娟？（向王四）拿來，那是我的信？

（王四遞信與女兒）

後夫 怎麼？還有人給你寫信？

女兒 （驚喜地）這還是頭一次呢！（閱信，念出）「小娟吾女：」（變色）

後夫 （大驚）那末，這是你爸爸的來信？

婦人 （非常驚奇地抬起頭來）什麼？原來他還活着？

生 與 死

生與死

三二

女兒

（面色沈重地，繼續念下去）「你們以爲我早已死去了，但是我並沒有死去。在可恨的軍閥內戰中，我確曾受過重傷，傷了腦，失却記憶，忘掉了一切。可是，現在我的腦病已經醫好，想不到我今天回到故鄉，還能夠看到你、你的母親，……我看到你們過得很好，並且你也長大了，我很放心，我再沒有什麼牽掛了。我本來是幾已死去的人，但是沒有死，可是這一次，我已決心拚命了！我已加入民衆自動抗日軍，要到前線殺敵去了。此後，沒有別的，只有和日本帝國主義拚殺，死而後已。永別了，親愛的女兒！」（抱頭痛哭）爸爸呵！你爲什麼不早告我說呢……

婦人

原來他就是我的丈夫！天呀！……（哭）

後夫

怪不得他今天那樣不自然！——可是他爲什麼剛才不認自己的妻女呢？

王四

我一進來就認出是他來，可是他不要我……他說，他不願意讓太太認出來，他怕太太難過呢！

女兒 爸爸！你等一等我，我也要去打——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狂似地向門外急奔）

後夫 小娟，你等一等）（追出去）

婦人 你們……你們怎麼都走了？……（也哭着追出去）

王四 太太，太太……（也跟着出去）

——幕——

主 與 死

三三

生
與
死

走向光明的世界

走向光明的世界（獨幕劇）

人物：

七牛

黑丑

鐵貓

小六

煤窖內的工人。

萬銀——工頭。

其他煤窖內的以及非煤窖內的工人若干。

時間：

現代。

地點：

走向光明的世界

走向光明的世界

三六

北方的一个煤窑。

佈景：

煤窑内的一处类似地窖和囚室的工人住室，牆壁全係黑色，終年不見太陽，與外界的世界好像完全隔絕。右側有一弓形小門，可通窑道。門頭上有一類似小窗的圓形的口兒，門子閉上時，這便是唯一可以流通空氣的地方。在這兒，白天與黑夜，如沒有燈光照着，一樣都是漆黑的。不過，白天，工人們在這兒休息，到夜晚，他們便到窑岔內去勞動——做挖煤的苦工。這兒沒有床板，地面也就是床鋪。地上雜亂地鋪放着一些破舊的衣被等物，凡一切硬性以及軟性之可以自殺的器具，這兒都一概沒有。幕啓時，正是工人們做完夜工，回來休息的時候，牆頂上懸吊着一個小油燈，照射着慘黃的燈光，更顯得這兒特別陰沈。黑丑魴着，七牛半坐半躺着，兩人正在談話。

黑丑 渾身上下，骨頭骨節都疼的要命，我簡直受不了啦。

七牛 受不了？受不了又怎麼樣？

黑丑 受不了也得要受，除非他媽的死去！

七牛 死去？死也不由你自己！咱們一進到這個密洞裏，就算入了囚房，不，連囚房都不如！這簡直是地獄！

黑丑 對啦，七牛，簡直是地獄，一點也不錯！

七牛 囚房，我從前也住過，就是不能自由，——

黑丑 囚房裏的囚犯，不是連褲帶，腿帶都不讓帶一點嗎？

七牛 是的，不讓帶，怕囚犯自己尋死呢！其實，黑大哥，咱們這兒又何常不是一樣！這兒，你能自己帶點什麼東西呢？凡是可以用着自殺或殺人的東西，不是一樣都沒有嗎？

黑丑 是呀，咱們簡直就是囚犯！

走向光明的世界

七牛

囚犯？連囚犯也不如！囚犯住到囚房裏，就是吃得不好，不大自由罷了，他們既不做苦工，又不怕大水淹死，也不怕紅火燒死，也不怕煤氣燻死，也不怕炭塊壓死，可是咱們怎麼樣？

黑丑

咱們做上是和牛馬一樣苦，……

七牛

簡直連牛馬都不如！牛馬還可以看見太陽，還可以在野地裏跑，咱們怎麼樣？

黑丑

咱們是一年三百六十天也見不了太陽，也望不見一點野外，……我進到這兒三四年啦，外邊的世界變成了什麼樣，他媽的，簡直一點也不知道，整年整夜的挖煤，一直挖到不能挖了也得挖，除非你挖到死，——

七牛

真他媽的豈有此理！

黑丑

反正什麼也不能由你自己！說不定今天大水沖來，會把你淹死，使你變成一個大肚子佛爺，說不定明天着了火，會把你燒死，燒焦，變成一把灰！也說

不定後天炭塊倒下來，會把你壓成一片稀爛的豆腐醬！要不然，你就是挖煤挖上七八年，氣力也耗盡了，那你的死期也就快到了……反正進到這兒的人，誰都活不到十年以上。

七牛 這地方，真他媽不是人在的地方！——我想起，前天炭塊壓死的禿小和八斤來，心裡都還怦怦的跳！（以手撫心）他媽的，把好好兒的一個人壓成了稀爛的肉醬！肚裡的腸子，都給滾出來！……

黑丑 七牛，你覺着稀罕嗎？其實，這樣的事，每年都要發生好幾次，我進到這兒三四年工夫，真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了。

七牛 黑大哥，那真太慘忍，太可怕了。而且，炭塊倒下來時候，我也正在那兒，差一點就把我也壓碎了，多虧我跑得快，總算躲過了，——可是，聽說禿小家裡還有六十歲的老母，二十多歲的老婆，還有四五歲的孩子……

黑丑 母親？孩子？老婆？一到這兒，你什麼都不用想了，咱們——就說你和我吧
走向光明的世界

——不是有父親，母親，就是有老婆，有孩子，可是你還能够想着再見她們嗎？你放心！一到這兒，那你就只有做苦工，要不然就是死！——可是你死了，你家裏的人也不會知道！

七牛 真的，我家裡的人，我的父親，到現在也不知道我在那兒，——他媽的，咱們被騙到這兒，連一封信都不讓你往外寫！

黑丑

七牛，這是怨你當初不小心，才受了騙！照理說，我也是被人騙進來的，可以說我和你是烏鴉與蠢豬一樣黑，本來不應該說你的。可是，我當初受騙的時候，我是剛從鄉下來，什麼也摸不清，一個土頭土腦的鄉下老，人家一看就是一個「大王八」，常說，「捉王八不在水深淺，只要遇到手跟前」，我那時窮得沒有一點辦法，忽然在小店裡遇上一個人，情願給我介紹工作做，而且一天的工錢就可以賺上六毛大洋，我幹麼不樂意幹？……這樣，我就被騙到這兒來了。

七牛

黑大哥，我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黑丑

可是，你沒有到這兒以前，已經在省城的什麼大工廠幹過好幾年，見識也應該比我大呀！（想坐起來）——噯嚨！簡直痛到動都不敢動了。（又躺下）你還是躺下吧。——黑大哥，我雖然在省城兵工廠待過好幾年，可是趕張督

七牛

辦打了敗仗，逃到日本以後，兵工廠也開始結束，裁人了，一裁就是一千多！你想，這些人裁下來，又該怎麼辦？眼看沒有工作就得挨餓，不找點事做怎麼行？在兵工廠，我的朋友很多，可是差不多都給裁下來了。一個比一個着急，誰都想快找一點事幹，整天閒着沒有事，便出來遊蕩，有一天，我和鐵貓正在桃河邊上，忽然遇到一個穿得很像樣的人，談起來，我們就告他說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是怎樣想找工作做，你猜他怎麼着？他和騙你一樣，花言巧語的把我們說迷了，我們就把他當做一個肯幫助窮人的好人看待，他說他可以給我們找工作做，也是一天六毛大洋。他還說，如有朋友，可以

走向光明的世界

多拉幾個。我和鐵貓就回去又叫了小六，一塊兒來，打竹幹着合適時，再叫其他的朋友。可是，誰知道他媽的一下子就來到這個地獄裡，完全被人欺騙了呢！

黑丑 世界上，什麼希奇古怪，慘無人道的事都有。可是咱們算嘗了那頂苦的了。

——哦，鐵貓怎麼還不回來？

七牛 他又在想法兒呢！

黑丑 想什麼法兒？

七牛 待會兒再告你，反正……

黑丑 他待會兒再不回來，工頭來查的時候，看不見他，那我們又該倒霉，他也又該挨打啦！

七牛 你說的很對，黑大哥。不過……！他大概就快回來吧，我想。（伸手到破衣內搗摸着）他媽的，蟲子是專和咱們窮人打麻煩的，有錢的人張着大口吞吃

黑丑 咱們，小蟲子也趁火打劫，一點一點的吸咱們的血！……

黑丑

我滿身都是蟲子，可是我一做完工，簡直困的連捉蟲子的勁兒也快沒有了。

七牛

不行，我非得先把這些小吸血鬼制死不可！（起立走至燈下，把上褂脫下來，赤露着上身，在燈下拿着破衣尋蟲子。）真多，他媽的，……

黑丑

他媽的，咱們什麼時候，也能像咱們那個朋友小六一樣，趁個機會逃出這個黑暗的地獄去呢？

七牛

小六，那孩子真是太敏捷了。那孩子非常聰明！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拉好了一個拉煤子的煤黑，竟然給偷跑出去了。

黑丑

在這兒的人很多，誰個不想往出偷跑呢？可是想往出偷跑也真不容易呀！一年也不聽說有一個逃脫的人。你想，窗口守得那末緊，檢查得那末嚴，怎麼能讓你跑掉？你偷跑嗎，跑不了，抓回來，就會打你個半死！上個月想往出偷跑的阿二，沒有跑脫，抓回來，不是讓那可惡的工頭給打了個半死？

走向光明的世界

七牛

聽說現在還沒有好了呢！你說起工頭那王八羔子來，可真會使我氣破了肚皮！他媽的，他憑着他是審主的親信，是審主的狗，他就遂意欺負咱們，壓迫咱們！他覺着他帶上一枝手鎗，就可以橫行無忌！他媽的，老子們拿不到武器便能，（氣憤地）拿到就會把那王八蛋雜種打死！

黑丑

說話留神些，你讓他聽見，或是讓他的奸細聽見，你又得苦上加苦，罪上加罪！

（門子忽然開了，七牛正背着門子，猛吃一驚，回頭一看，門開處進來的
是鐵貓，這才放下心來。）

七牛

原來是你！……

黑丑

你幹麼回來得這樣晚？

鐵貓

（關上門子）工頭來過了沒有？

七牛

沒有。

鐵貓 他大概要來。

黑丑 工頭要來？

七牛 那王八蛋爲什麼要來？

鐵貓 因爲小六的事。

七牛 可是小六已經偷跑啦。

鐵貓 就是因爲這事！

七牛 他想怎麼樣呢？

鐵貓 因爲小六是咱們的朋友，（坐下）

七牛 可是那又有什麼關係呵？

鐵貓 而且小六又和咱們住在一塊兒。

七牛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呵！（坐下，穿上上衣）

鐵貓 沒有關係？七牛，那是你以爲沒有關係，工頭却認爲很有關係呢。

走向光明的世界

走向光明的世界

四六

(黑丑也坐起來靜靜地聽着)

七牛 那有什麼關係呢？

黑丑 他又要把咱們怎麼樣呢？

鐵貓 他要問咱們要小六。

七牛 小六是自己跑的呀！

鐵貓 他不說那理。他反正要同咱們算賬。

黑丑 同咱們算賬？算什麼賬？

鐵貓 他說小六偷跑是和咱們有暗通的，他要處罰咱們！

七牛 處罰咱們？

黑丑 處罰！怎麼處罰？

鐵貓 重的處罰，我不知道，輕的處罰是，讓咱們三個人，除開自己的工作外，還

得把小六的工作也擔負起來。

黑丑（憂愁地）這怎麼能受得了？我連自己的工作都幹不下來了，還能——

七牛（氣憤地站起來）他媽的，真正豈有此理！他真要那末來，（揮拳）我就先要打死他！

鐵貓 你低聲點，他就要來。

七牛 不管！他媽的，他來就來，我合着這一條命和他拚！

黑丑 那王八旦真應該打死，——可是他有手鎗呀！

鐵貓 所以，這不是一兩個人做的事，也不是一個人拚一個人的事，你一個人拚不過他來，咱們得把弟兄們都聯合好，大家起來對付他。咱們的罪也真受夠了！

黑丑 可是咱們弟兄們怎麼聯合呢？

鐵貓 我先問你，黑大哥，你怎麼樣？

黑丑 別人怎麼樣呢？

鐵貓 你先說你怎麼樣吧？

走向光明的世界

走向光明的世界

四八

黑丑 你要我怎麼樣？

鐵貓 你有沒有拚命的決心？

黑丑 和誰拚命呢？

鐵貓 和欺騙咱們，壓迫咱們的仇敵！先打死工頭，然後——

黑丑 可是一個人的力量——

七牛 不要緊，有我！

鐵貓 也不單是你，也不單是他，這得要大家都聯合起來！

黑丑 大家怎麼樣呢？

鐵貓 你肯拚命，大家也肯拚！

黑丑 他媽的，在這兒當了三四年牛馬了，不拚也得磨折死，幹麼不拚？（堅決地

拚命！一定！（以手拍膝，好像原氣恢復轉來似的。）

七牛 （歡喜地）黑大哥！

鐵貓

（靠近黑丑，以手拍其肩）黑大哥究竟是咱們的老大哥，（伸出大母指頭來）是這一份！

黑丑

（笑着）可是大家怎麼樣呢？

鐵貓

大家，我已經接洽好了，到時候你就知道。——現在咱們說話低聲點，工頭大概快來了。你們只要聽我的話，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是了。

七牛

是。

黑丑

是。

（大家都沈默起來。）

七牛

可是，工頭一定要來麼？

鐵貓

一定。

（大家又沈默起來）

（門開了，工頭萬銀進來。）

走向光明的世界

工頭（嚴重地）前天，小六是怎麼跑去的？

鐵貓 這你還用問麼？工頭。

工頭 什麼？

鐵貓 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工頭 你們怎麼會不知道！他和你們住在一起（向七牛與鐵貓）而且又和你們是一道來的朋友呀！

鐵貓 是的，他和我們是一道來的，又和我們住在一起，可是誰個讓他跑出去的？

工頭 至少，是你們鼓動他，讓他往外跑的！

鐵貓 可是，你爲什麼不把窖口守的緊緊的，不把出入的人們都嚴格的檢查過？

工頭 不管怎樣，小六跑了，是和你們有關係，你們應該負責的。

（七牛與黑貓表現着非常悲憤的神氣）

鐵貓 爲什麼應該歸我們負責？

王頭 爲什麼不應該歸你們負責？

鐵貓 是你們讓他跑出去的呀！

工頭 是你們叫他往出跑的！所以你們得受處罰。我正式告訴你們，從明天起，小六的工作，由你們三人輪流担任。

七牛 （忍無可忍地）你放屁！

工頭 你反了，小子！（掏出手槍來示威地）你再罵！你知道這是那裏，這兒沒有你們的自由！你們除開工作，就是服從！

七牛 昏蛋！你放屁！

（鐵貓突高聲吹口哨）

工頭 （轉向鐵貓）你這是幹麼？

（鐵貓暗示七牛與黑丑，二人皆會意，鐵貓迅速地撲向工頭，捉住工頭拿着手槍的臂膀，黑丑趁勢強奪手槍。工頭拚命掙扎，結果，手槍被黑丑奪去）

走向光明的世界

鐵貓 (微笑着) 工頭，你的末日到了！

七牛 今天非打死你這混蛋不可！(打) 你個王八旦……

黑丑 想不到今天你要死到老子的手底下！(以手槍對準工頭)

(工頭正擬抱頭向外跑的時候，門外喊聲四起，「打倒走狗萬銀！」「打倒混蛋工頭！」，工頭正猶豫間，七牛一手叉把他拖回來，摔倒於地下。這時，緊隨着喊聲，有一羣工人，擠到了門口，有的是本廠的工人，還有前日逃出去的小六及其他從窗口衝進來的工人。工人手中多拿着武器與火把，把舞台立時照成通紅)

鐵貓 (向門口的工友們) 兄弟們，今天就是咱們翻身的日子！

羣衆 (齊喊) 把那王八蛋拖出來大家打！

小六 是呀！大家打！(進來拖工頭)

(門外羣衆喊「打呀」「打呀」)

鐵貓 (看見小六) 你怎麼又回來啦？

小六 不祇是我一個人，(指着門外) 還有一羣朋友呢。我那天跑出去，就找到咱們從前的朋友們，大家約定今天一塊兒來衝窗口！我這兒是熟道，今天就引着大家一塊兒衝進來，衝進來的時候，正碰上你們裏面也發動了！——現在，現在我真高興呀！我們大家可以一塊兒脫離這黑暗的地獄了！

鐵貓 是的，(向大家) 弟兄們，今天是我们翻身的日子，我們先打死這一個欺壓我們的仇敵！(向黑壯) 開槍！(黑壯槍擊工頭，工頭受傷倒地。)

鐵貓 走！咱們大家聯合起來！走向光明的世界去！

(大家一齊高聲喊着向外走)

——幕——

走向光明的世界

五四

沒

落

期

間

沒落期間（獨幕劇）

人物：

王正雲——三十歲。

趙西芬——王之妻，三十歲。

王小清——王之子，十歲。

蔣秀英——王之情人，十七八歲。

時間：

現在。

地點：

郊外。

佈景：

沒落期間。

正面是一堵土牆，土牆下有圓形，方形石頭數塊，（大小不一，可多可少，惟不得過多。）旁有大樹一二株。（可有可無）是秋天的早晨，幕啟時，晨光已照到牆頭，趙西芬坐於石塊上，低頭暗泣。

小清（反背着手，從左方上）媽媽，你猜我拿着什麼東西呢？

西芬（揩淚，抬起頭來，）我猜不準，你拿出來讓我看看吧。

小清（走向西芬，拿出一枝紅花來）你瞧，我弄來這樣好看的一朵紅花！

西芬 孩子，好好兒的一朵紅花，又給你弄壞了。

小清（看見西芬流淚）媽媽，你又流眼淚啦？

西芬 沒有，孩子。

小清 那末，怎麼你的眼圈兒又紅啦？

西芬 昨天晚上沒有睡好。

小清 怎麼又沒有睡好？

西芬 孩子，蚊子咬人呀！

小清 真的，蚊子也咬我哩，（伸出手來）你看。

西芬 怪可憐的，今天晚上媽媽給你個法子。

小清 媽媽，我們今天晚上不要在那兒睡啦。

西芬 不回那兒睡，我們到那兒睡去？

小清 我們還是回老家去吧。

西芬 老家？唉，孩子，你忘了嗎？今年遭了那樣大的水災，家裏的房屋財產不是都讓大水冲去，村裏的人不是都給大水淹死嗎。我們要不是到嶺上去時，也須早已不在人世了。

小清 媽媽，我想起祖父來了，我一想起他來就想哭，祖父真是再好不過了。

西芬 唉，一提起他老人家來，我的心裡真是比刀割還要難受。他老人家辛辛苦苦熬磨了一輩子，到老還不得個好死，唉，老天爺啊！爲什麼把那樣的老人

沒落期間

也讓大水沖去呢？唉！……

小清 我再不能同祖父在一塊兒玩啦？

西芬 不能啦，他已經死了。

小清 怎麼是死？死是什麼？

西芬 孩子，你年紀太小，不懂，你不要多問這個。

小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要知道牠，媽媽，你得告訴我說。

西芬 等你長大的時候，慢慢就知道。

小清 從前小毛孩常對我說：「你沒有爸爸，你的爸爸死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媽媽，你不是說我有爸爸嗎？

西芬 傻孩子！你怎麼能沒有爸爸？你不要聽他們那套胡說！你是有爸爸的，只是你的爸爸常年在外面，多少年沒有回家來就是啦。

小清 還有呢，小四對我說：「你有爸爸呢，可是他在外頭又要下老婆啦！」

西芬 唉！誰知道他究竟……你不要相信他們，他們好說謊話！

小清 可是爸爸到底在那兒呢？你不是說我們要來找爸爸的嗎？

西芬 是的，我們是來找爸爸的，我們要找他，我們早就應該找他！可是，唉！他究竟在那兒呢？聽人說，他在這兒，可是我們到這兒來兩天了，還沒有打聽着他的一點消息，……唉，誰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這兒啊？

小清 爸爸是什麼樣的人？

西芬 是一個漂亮好看的人，你這像貌就完全跟他一樣；他又會說話，你這一張巧嘴也有點像他。他是念書人，念了多少年書，遠住過什麼大學呢。

小清 爸爸喜歡小孩嗎？

西芬 （躊躇地）大概會喜歡的。

小清 他會喜歡我嗎？

西芬 當然啦，你是他的小寶貝哩！

沒落期間

小清 那我一定要找爸爸，媽媽，走，我們找爸爸去。

西芬 好，這才是好孩子，「子不忘其父」，你爸爸見了你，一定會歡喜的發瘋呢！

小清 走吧，我們找爸爸去。

西芬 好，我們找他去，只是，唉，誰知道他究竟在這兒不在呵？

（母子二人同向右方下。舞台空虛一會。蔣秀英與王正雲手拉手地從左方上。）

正雲 早晨的空氣，真是清新的很呢！

秀英 這晨光也够溫暖的有味了。

正雲 今天我們來的很早呵！

秀英 今天早晨，我起的也真早，母親問我：「幹麼起的這樣早？」我向母親撒謊

說：「今天早晨有早課呢！」

正雲 那末你又爲愛情撒謊了。

秀英 爲愛情向母親撒謊，——其實還不止如此呢。我們女子爲愛情，常常是不惜犧牲一切的！可是，你們男子往往是自私自利的，而且——

正雲 往往對愛情不忠實？

秀英 你老是打斷人家的話頭，我不說了。其實我說男子也並不一定是指你說的。正雲 我也並沒有說你是指我說的，我也並不爲我自己辯護呀！我對於無論什麼，都不喜歡只在口頭上說，我是要用事實去證明一切的，事實勝於雄辯。

（秀英坐於石上，正雲站在她的對面）

秀英 說正經話，你今天上午有課沒有？

正雲 沒有課。其實有課也沒有關係，我可以請假，也可以托人代理。什麼也比不上我們的幽會要緊呢！而且教那些男孩子，實在是再苦不過的事，他們只會使蠻勁，一點也沒有那女性的溫柔美。

秀英 那你何不到女校來教女孩子呢？你到我們女校來教書吧？

沒落期間

正雲 其實到女校裏，我也只願意教你一個人。

秀英 她們也會歡迎你哩！

正雲 唔，不見得。我祇願意教你。況且，她們歡迎不歡迎，與我毫不相干。

秀英 屢！說點正經的，我前天給你的信，見到嗎？

正雲 見到了。

秀英 我所問的問題怎麼樣？

正雲 你不是後來又說，要我親口答覆你嗎？

秀英 是的，我覺着這是很重要的事，不能不弄個明白！

正雲 你所問的問題究竟是？——

秀英 我不是都在信上寫明白了，難道你沒有看信嗎？

正雲 自然是看過的，只是——

秀英 只是什麼？忘了嗎？那末，我再親口對你說一次。我所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究竟結過婚沒有？再則，你究竟和她女子戀愛過沒有？在你未曾和我認識以前。」這個，你必須真誠地，坦白地，向我說出來，一點也不能隱瞞！

正雲 英妹，這你還要懷疑，還要究問嗎？

秀英 也不是我硬要懷疑，實在是我覺着不能不問；因為這和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的前途，都有很大的關係呢！

正雲 好，那末我告訴你說。英妹，你先想想看，我現在是在你的面前，在我唯一的愛人面前。在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時候，我還不把我整個的心靈都呈獻出來，我還不作真誠的剖白嗎？英妹，相信我，我絕不隱瞞，我對你所說的話全都是真實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真的，我在你唯一的愛人面前，還能說出一個不忠實的字眼來嗎？老實告訴你說，我所說的每句話，甚且每個字都是真的。我所說的每句話，甚至

每個字，都是從我的靈魂深處發出來的。——英妹，我過去絕對沒有結過婚，就是連訂婚也不曾有過！

秀英 你說的是真話，在我面前？——

正雲 真的，英妹，千真萬確的，我不但沒有結婚訂婚，在和你未認識之前；就是連一個真正的女朋友也沒有，更不要說愛人！真的，我除你以外，不曾有過其她的愛人，沒有愛過其她的女子。

秀英 你家裏真的沒有女人嗎？

正雲 你看！你總是不信任我！沒有就是沒有，誰還騙你不成？

秀英 不要緊，你就是家裏有女人也不要緊，只要你告我真話。

正雲 沒有就是沒有，莫非還能弄個無中生有？

秀英 可是，現在的男人們真不可靠，明明家裏有女人，偏說自己沒有結過婚！

正雲 那末，英妹，你原來把我也看成是那樣的——一個男子？

秀英 你不是那樣的男子，那末！你也須是「例外」？

正雲 對了，正是個「例外」！

秀英 其實，一個男子有了女人，再戀愛，也本來沒有什麼不可，只要他肯說真話，肯負責任。不過，現在的男子，往往是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完全不一樣，嘴上竟管說得天花亂墮，可是誰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玩意兒呢？

正雲 那樣的男子，對女人，根本是取了一種玩弄的態度，所以把女人的人格抹煞，把女人作爲自己的玩物，高興起來就玩玩，不高興便扔開，他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負責任！

秀英 我真怕那種男人！

正雲 那種男人也真可恨！

秀英 現在還有一種男人，專門喜歡有錢的女子！其實有錢的女子不一定就可愛，那末他們爲什麼要愛有錢的女子呢？那多半還是爲了愛女人的金錢吧？

沒落期間

六五

正雲 這都是拜金主義者，愛錢甚於一切！他們只是愛錢，那兒是愛女人呢？

秀英 有錢的女人多半是不可愛……

正雲 但是英妹，你却是個「例外」！

秀英 那末，你說我也是個有錢的女人？

正雲 你有錢，但是你更可愛！

秀英 那末你原來也是愛我的錢嗎？

正雲 這是什麼話！我是說你太可愛了，並不是說我愛你的錢呵！

秀英 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假使我現在窮了，你怎麼樣？

正雲 你怎麼會窮呢？

秀英 假使我窮了，那末你還愛我嗎？

正雲 當然！

秀英 窮得要命呢！

正雲 也愛！

秀英 窮得和乞丐一樣呢！

正雲 更愛！

秀英 真的？

正雲 當然是真的！

秀英 現在話還是說回來。你真的沒有女人嗎？

正雲 你再不信任，那我只有了一死了之了！

秀英 幹麼說得那樣怕人呀！

正雲 不那樣，我怎能使你相信呀！

秀英 那末，我再問你，你不是認識——你不是有好幾個女朋友嗎？

正雲 那僅只是認識而已，而且不過是初認識而已，連朋友的情份都說不上。實在的，她們都不是我理想中的女性。我雖然和她們認識，可是她們都不能令我

沒落期間

滿意，當然的，我更不願意和她們戀愛。所以我一向都在過着獨身生活！這多年的苦悶生活得確很難受，不過我是在希求着我的理想中的情人呢。找不到理想的情人，我寧願孤苦，寧願過孤苦寂寞的獨身生活。從前，有的朋友勸我說：「何苦自行煩惱，模糊一點就是了，何必太認真？」；有的朋友又說：「你的理想太高，恐怕沒有實現的可能！」他們自然都是好意的勸說，也許他們的話都有道理。但是我有我的個性，我有我的主張，我做事是非認真不可的，我連小事都不肯模糊，況且是這關係一生幸福的終身大事嗎？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我懸了這樣的希望，懷着這樣的理想，抱住這樣的目的，我想我終有成功之一日，可不是嗎？英妹，後來，我遇到了你。和你相遇，這真是一個希世的奇跡呢。我一遇見你——就從我第一次看見你的眼睛時起——我的靈魂兒便整個爲之戰慄了！你這一雙眼睛，流星及不上牠靈活，泉水及不上牠清澈，牠充溢着熱情，滿含着神秘，也代表着純潔與光亮

……這樣迷人的眼睛，誰個能不爲之陶醉呢！所以我一看到你的眼睛，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地，深深地愛上了你！我如醉如痴地望着你的眼睛，也不移動，也不說話——英妹，你還記得那時的情形吧？

秀英 不過，我那時真有點難以爲情呵！

正雲

不但是你的眼睛迷人，你的眉毛，那像雨後的長虹。你的嘴唇，那像一朵血紅的荷花，你的兩頰，那像天上的兩片緋雲，你的牙齒，那比象牙還白，還有你那特有的酒窩，你的一切……總之，你什麼地方不可以動人呢？你那時沒有燙髮，黑髮長板着，簡直像天上的安琪兒！英妹，你實在太美麗，太動人了！我一見你，便驚異於你的美，驚異於我的發現，於是我便身不由主地愛上了你！見到你，認識了你，直到得到了你的愛，我才算找到了理想的人，我才算得到了畢生的伴侶，我的希望才會變成了事實！英妹，世界上沒有一個女子的容貌及得上你美，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女子的心腸趕得上你好，

更沒有一個女子能夠使我愛她更甚於你！我除你以外，沒有愛過任何女子，也不願再愛任何女子，我只願——只願變成愛情的俘虜，降服於你的足下，服從你，服侍你，保護你，供你驅使，做你忠實的奴僕。（趨向秀英，作下跪狀）

秀英（以手撫弄正雲的頭髮）你只要真情真意的愛我，我也要用我的全生命去愛你，報答你，我會把我整個的心靈都交給你，我會完全變成你的人呢。

正雲（歡欣地，勝利地）那末，英妹，我們可以訂婚，而且結婚了。

秀英（只要沒有女人，只要你真心愛我，當然是可以的。

正雲（請你儘管信任我！我用全靈魂賭誓，我所說的話全都是真實的，絕無一絲一毫虛情假意！英妹，相信我吧，我愛你，我愛你甚於一切！現在請你賜我一個吻，表示你對我的信任吧。（握秀英的手並作欲吻狀。）

秀英（掙脫正雲手，急往開跑，撒嬌地）不能！我……我不……

正雲 (起來追着秀英跑。) 你也不能跑開！

(二人環繞石塊跑着，秀英前邊跑，正雲後面追)

秀英 我不！我看你怎麼辦？

正雲 你老是一到緊要關頭，就想躲，我看你究竟躲開躲不開！

秀英 躲開怎麼樣，躲不開又怎麼樣，反正不讓你…… (正雲突然捉住秀英一手)

正雲 我看你往那兒跑？

秀英 傻啦！不好！(停步，佯怒地) 你這帝國主義！

正雲 你是吃硬不吃軟！

(正雲緊抱秀英，正欲接吻時，舞台右後方有「媽媽，你看那兒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說話聲遠遠傳來。)

秀英 (聽見說話的聲音) 快丟手！別鬧了，你瞧，那邊有人來了！(向右方瞧)

正雲 那兒？(放開秀英)

沒落期間

沒落期間

七二

秀英（指右方）那邊，你瞧，兩個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大概是男女二人。

正雲 那？唔，那不過是兩個乞丐，沒有什麼關係。（回頭又向左方望）噢！英妹

，（指左方）你瞧那邊，那兒有好多美麗的鮮花呢。

秀英 真的，啊！我最愛那黃色的花兒。

正雲 真的嗎？好，那末，你在這兒待一會，我去把牠們採來獻給你。

秀英 也好。不過不要太走遠。你得讓我瞧得見你才成。

正雲 是的，我去了。（向左方急跑下）

秀英 慢點吧，忙什麼？摔倒碰壞了，我可不負責任（笑。看着正雲走去後，又回

到石頭上坐下，向左方望着。舞台靜寂。）

（西芬與小清慢慢從右方上）

小清 爸爸到底在那兒呢？

西芬 孩子，慢慢兒就找着了，不要着急。

（小清看見秀英，呆呆地望着，停止不動，秀英見小清呆望自己，掏出幾個銅板來給與小清。）

西芬 謝謝！

小清 謝謝大姑！

（小清呆望秀英，似乎不忍離去；西芬欲有所問而又不敢開口。）

秀英 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小清 小清。

秀英 你是那兒人？

小清 南凹人。

秀英 那末，怎麼到這青江來？

小清 家裡水淹啦，我和媽媽出來找爸爸。

秀英 你們是母女二人？

沒落期間

西芬 是的。

秀英 孩子，你的爸爸是幹什麼的？

小清 我沒有見過爸爸，你問媽媽。

西芬 唉！說起來也話長，不過姑娘既然問到，我可以趁便打聽一下。他的爸爸是一個念書人，長年在外。十一年以前，我嫁給他，那時我才十九歲，嫁後一年就生下了小清。不過他是念書人，常年在外，小清生下後他便到京城去念書，起初還有信寄給家中，以後，信也慢慢的少了，這幾年來——

秀英 你家裡有些什麼人？

西芬 我剛嫁過來的時候，本來有爺爺和婆婆的。因為小清的爸爸是獨生子，爺爺和婆婆看他比什麼都保重，所以化多少錢供給他遠遠的在京城念書，兩個老人家長年盼望着他，實指望他，……可是婆婆在前年病死啦，他也沒有回來。母親病死，他沒有回去嗎？

西芬

沒有回來，因為離家太遠啦。再說，這幾年信也少啦，信去也沒有回信來。

婆婆死後，家裡就剩下翁翁，小清和我。翁翁老了，他老人家常年盼望他

兒子回來，可是總也不見回來。到今年夏天，南凹一帶遭了大水，河堤也決了，村裡的房屋，錢財，田苗，牲畜，都給大水淹毀，村裡的人也都被淹死了。我和小清因為那時不在南凹——我們有事到嶺上去來看——總算沒有遇了難，可是可憐的翁翁，唉，他老人家老了，家裡又沒有什麼人手，大水一來，逃也不能，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死的有多末可傷？唉，天不憐人，為什麼把那樣的老好人也讓大水沖去呢？

秀英

翁翁也被大水沖死啦？

西芬

是的，死了……趕大水落下去，我們回到南凹時，人也沒有了，翁翁也沒了，房子錢財都被大水沖去，甚至地上的田苗也都刮了個盡光。全村的人多半死去，不死的人也只好向外邊逃荒求乞，你不想這樣還有什麼法子？我們母

沒落期間

七五

子雖說沒有死掉，可是活着比死去還難受呢。要是我一個人，我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有小清在，我又怎忍心拋開他呢？，我們沒有法子，無家可歸，也沒有親戚可投，——親戚家也都遭難了——那就只好逃出來，一來是求點飯吃不至於餓死，二來我還下定決心要找小清的爸爸。

秀英 你知道他在那兒嗎？

西芬 前幾年他在京城念書，近來聽說就在這青江，可是他總沒有給家裡寄信。所以你們就來到這兒。

西芬 是的，我想也須可以在這兒找到他，可是，唉！誰知道他究竟在不在呢！我們來了兩三天啦，還沒有打聽見一點消息。要是在這兒找不着他，這樣大一個世界，我們到那兒去找他呢？（哽咽起來）

秀英 那末，你知道他在這兒是幹什麼事嗎？

西芬 聽說是教書呢。

秀英 他姓什麼呢？

西芬 他姓王。

秀英 姓王？

西芬 是的，姓王。

秀英 他叫什麼名字？

西芬 王東圓。

秀英 他今年多大年歲了？

西芬 我嫁他的那年是十九歲，今年是三十歲了。

秀英 他是什麼樣子的人，高嗎？

西芬 個子高高的，——也須現在比那時還要高，圓臉，高鼻頭，小耳朵，很會說話，瞧小清的樣子就有點像他。

秀英 他就像小清嗎？（注視小清，停止不語）

沒落期間

正雲（在後台左方）英妹，你瞧這東鮮花夠多末美麗，黃色的，你喜歡的，又香

又好看，——屢，你怎麼同乞丐扯起來了？

秀英（望望左方，看看小清）我正有話問你。

（西芬小清齊向左方瞻望，漸漸——西芬面露驚喜色。）

正雲（從左方上，手持鮮花一束）你看這花够多末美——（停，不語，呆望西芬）

秀英 你認識王東圓嗎？

正雲 王東圓，我——我不認識。

西芬（感覺面熟音也熟地）你——你不就是東圓，你不就是………你不就是小清的爸爸嗎？你怎麼說——

正雲 你說什麼？

秀英 什麼？他就是東圓，——就是小清的爸爸？

西芬 是的，他是小清的爸爸，就是我的丈夫。——小青，快來叫聲爸爸，我們總算找見爸爸了，我們總算找見爸爸了。

小青 爸爸！

西芬 你怎麼不說話，也不答應，好像不認識似的？這是你的小青，他已經十歲了。你長年不在家，自然不認識他，可是——

秀英 （悲苦氣憤地指着正雲罵）好一個王正雲，不，王東園，——你個騙子，你真騙得我不輕呵！你剛才說你沒有結過婚，你沒有……可是，現在，這兒來了你的妻，還有你的孩子！你，你個騙子！

正雲 怎麼？你瘋了嗎？你竟然相信這個乞丐野婆的話是真的？

西芬 怎麼？你不認我，你還說我是乞丐——

正雲 胡說！誰認識你，滾開，誰是你的丈夫？我壓根兒沒有女人！

秀英 哼！事到如今你還要裝聲作啞，你還要繼續欺騙，你還想再裝偽君子，你還

沒落期間

——剛才你騙了我，不，你已經騙了我好久，現在還想再騙我！——

正雲 誰騙你來着，你不要亂說，你聽我告訴你。

秀英 哼！誰個再去聽你的話？，你個騙子，你騙了我還不算，你甚至喪盡天良，死氣白臉不承認你自己的妻子？你還算人嗎？你是禽獸，不，你連禽獸都不如，你個狼心狗肺的騙子！可恨我現在才認清楚你——（轉身）唉，天呀，我爲什麼不早點覺醒呢？（痛哭着向右方跑下）

西秀 你竟然假裝不認識我，爲了一個比我漂亮的女人？爲了一個有錢的姑娘？

正雲 誰認識你？

西秀 你連你的孩子也不認？你不能這樣，（撲向正雲）你不能這樣葬良心！我們
！ 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找到了你還是不認？不能，不能，你不能這樣

小清 媽媽，媽媽，（哭起來）

正雲

胡說！滾開！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你個不識火色的東西！滾開！——（脫身向右方呼）英妹，你不要相信她的話，你相信我，請你接受了這一束鮮花

……（連呼帶追地跑下去）

西芬

（被摔倒在地上）你不認你的妻子，你還要騙人家清白的姑娘？……啊，我真……（沈痛地）我真想不到你是這樣……這樣一個喪盡天良的人！……（

覺悟地）你……你原來是這樣……這樣一個騙子！……（痛哭）

小清

（走近西芬）媽媽！媽媽！我不要爸爸，我不要爸爸……

——幕——

沒
落
期
間

八
二

品作他其者作書本

— 版出近最 —

1. 飢餓的一羣（獨幕劇集）
2. 這世界（短篇小說集）
3. 文學與時代（編譯）

1933, 4, 30 初版

有所權版

半角三洋大價定冊每

82
1114